

人物传记

《加尔文小传》

第十五章 加尔文的晚年

一五五九年六月加尔文创办了日内瓦学院（Academy of Geneva），由他的亲信伯撒（Theodore Beza）担任首届校长兼希腊文教授。加尔文很快地把日内瓦学院，变成法文地区改革宗的摇篮地。

同一年，法国三十个地方的改革宗教会聚集在巴黎，参加第一届全国大会。五年后，即一五六一年，法语的改革派教会已增至两千一百五十个，这些法语教会需要大批的法语牧师，去担任牧养工作和培灵工作。大批有心事奉的人，拥到日内瓦，接受加尔文的教导；至于年青的一辈，就争取进入日内瓦学院，接受改革宗的神学教育和训练。

在日内瓦学院的学生中，杰出的有来自英国的多马波莱（Thomas Bodley），还有苏格兰的改革宗领袖约翰诺克斯（John Knox），以及第二代的改革宗首领兰伯达鲁（Lambert Daneau）。

到了这时，加尔文的属灵影响力，也就不再局限于法语地区，随着时日的推移，逐渐扩大到德国、英国、波兰、荷兰、意大利。

加尔文的工作量惊人，在一五四九年之前，他一星期有三天在下午五时讲道。在主日则要连续讲三堂道。一五四九年之后，他将讲道削减至两星期讲一次；主日则削减至讲两堂道。但在星期五，他则循例到日内瓦学院授课。

一五四九年，一位弟兄拉瓜尼亚（Denis Raguenier）开始将加尔文的讲道信息速记下来，致使后世能读到加尔文的两千篇讲章。

加尔文除了讲道，还要处理大量的教会行政事务。这么多繁重的工作，在他中年时已影响了他的健康。一五五九年，他的健康情况恶化，当他对《基督教要义》进行最后校订时，他事实上已疲弱不堪，既发高烧，又有胃痛。

一五六四年二月，加尔文因劳累过度，百病丛生。在蒙彼利埃（Montpellier）的一群改革派医生——当年欧洲最优秀的医生——劝告他要小心身体。但是，加尔文由于责任心重，不为所动，仍然趁别人睡觉时，爬起来撰写他的巨著。

一五六四年二月八日，加尔文致信蒙彼利埃的医生们，感谢他们的关怀。在信中，加尔文说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在巴黎时，已经得到那里名医的善意劝喻，要我保重自己的身体，但是在那些日子，我还没有患上关节炎、肾结石、肠胃炎、痔疮等，也还没有咳出血来，但是今天，这些疾病，成群结队地，如大军压境，使我窒息。”

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，加尔文召集同工们到他的床前，向他们说临别的话语。加尔文说：

“我有许多失败软弱，是你们多年来曾忍受的。具体地说，我所作的，实际上毫无价值。我重复地说，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。但有一件我必须强调的，我虽然不满意我天性的软弱，我的内心却是一直敬

畏神的，我的动机也是善意的。在我离开你们之后，我祈求你们，忘记我的缺点，若有什么优点你们可以学习的，请你们以这些为榜样。”

加尔文谦恭有礼地与每一个同工握手，每一个人离开时都泣不成声。

钟马田这样评述加尔文：“加尔文身材瘦弱，脸色苍白，他一个人怎能日理万机，不歇地讲道，实在令人无法想象。加尔文教导人们首先要荣耀神，强调人是微不足道的；一个人若蒙福做成任何事，他必须知道，真正完成这工作的，毕竟是神自己。”

加尔文的同工尼古拉斯科拉登（Nicholas Colladon）在《加尔文的生平》（Life of Calvin）一书中，这样总结了加尔文的一生：

“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与他比拟，谁能数得清他一生的成就？我怀疑当代没有人比他更值得聆听、回应和叙述。他的著作甚丰，其庞大的数量和内容已经足够令人震惊，更谈不上去详读这些巨著。他不分昼夜地事奉主，许多人为他健康祷告，劝他多多休息，他总是不肯听。他不肯停歇工作，直至临终前八小时，他的嗓音起了变化，他才停止口授。”

一五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，加尔文歇下他的劳苦，告别了人世。他被埋葬在布兰巴拉(Plainpalais)的坟场。坟墓上没有碑石作为标志。他个人的哀荣并不重要，因他一生都把荣耀归给神。